

帮扶队长的朋友圈

□钟道宇

几个月前,我下乡到封开县南丰镇,偶遇刘强。乍见,他高大帅气、外表斯文、谈吐儒雅,我还以为是位大学老师,没承想,这位“80后”是从“省厅”下来工作的,扎在开明村一待就是三年。我们加了微信,由此我看到了这位“帮扶队长”的朋友圈。

1

南丰镇从明清时期开始就是两广三县八镇的集散地,有“岭南第一状元”之称的莫宣卿就出生、成长在南丰。村里老人告诉刘强,村子离南丰7公里,离莫宣卿出生的金楼村仅3公里,明朝时建村,因村子坐落在山里的一个“盆地”,地势开阔,而村里人思想也比较开明,村子后来取名“开明”。

刘强是在湖南农村长大的,刚到开明村,他就觉得这里像极了故乡。逶迤的小河、缕缕的炊烟、弯弯的村道以及不绝于耳的鸡犬相闻之声,唤醒了他难以割舍的乡土之情。只是,他明显感觉村里的人并不如“传说”中那般思想开放,甚至不太容易接受新的观念和想法。

在开明村委会安顿下来后,他立刻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:“按照组织安排,我已赴封开县南丰镇开展为期3年的驻村帮扶工作,并担任驻村第一书记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

持和帮助,欢迎大家抽时间到美丽的封开县南丰镇,更欢迎大家共同参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来。我在南丰等您。”

2

安顿下来的第二天,刘强将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请到村委会,召开村两委、村组长及群众大会,听取党员干部、群众的意见建议。他又与村委会干部一起进村入户走访,进行“地毯式”的调查摸底。

两星期后,他又发了一条朋友圈:“这段时间我深入了解到了当地农村发展的痛点、难点,群众反映最多的就是路不通、路不宽、路不硬。这是大事!”

散落在田野的几个自然村,像被人丢弃的几顶旧毡帽。弯弯曲曲、不足两米宽的泥土路,像长长的辫子,连接着那些破旧的“帽子”。看着路两旁的杂草自由而野蛮地生长,刘强明白,不能让路“困”住人,必须修路,让村里的环境变得更美,让村子变得更加宜居宜业,只有农民的腰包越来越好。他决定把修路和改善村容村貌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。

刘强申请了第一期美丽乡村建设资金,资金到位后,又制定了一份《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》,全力推进“三清三

拆三整治”。随后,他带领村委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,率先清拆各自家里的猪舍、杂物房、危旧房屋。当村民见村干部带头,也纷纷同意清拆自己的危旧房子。很快,170间共计2874平方米闲置的危旧房都被清拆掉了。

刘强又开始着手将村道主干道扩宽成两车道的柏油路,安装太阳能路灯。他还打算把主干道以外的其他村道全部实现“硬底化”,于是在原来“三清三拆”基础上,他带领村委干部逐家逐户上门,动员群众让路边闲地。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,道路扩宽工程终于动工。

2021年10月23日,在完成200多间泥砖房的清拆任务后,他刷新了朋友圈:“这个10月,镇村干部积极发动,广泛动员,顶住压力,勇于担当;这个10月,乡亲热情参与,自愿奉献,舍小为大;这个10月,钩机师傅风雨无阻,逐栋清拆,细心施工。这个10月,全村新增完成清拆泥砖房50余处200多间,共约4500平方米。我们将继续努力。”

3

村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纷纷上马,全村很快完成了444户自来水集中供水全覆盖,还建设了污水处理站3座,铺设

雨污分流管网500多户、20多公里,建垃圾集中收集点15处、旱厕改造7处、建公共厕所2处,改村道巷道12公里,修排水渠道6公里,完成水库除险加固1处、建设晒场和停车场等群众公共活动空间20多处,安装照明路灯350多盏,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。

大家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对这个“80后”带领的帮扶工作队刮目相看。

路修好了,刘强与工作队选择了紫花风铃木、蓝花楹等观赏价值和经济效益均较高的苗木,首期种植达500棵。建在田头的蔬菜保鲜冷库顶也被充分利用,改造成天然的观景台。站在观景台上,可将整个开明村尽收眼底,如海般浩瀚的菜地里,立着的“发展农业生产,推进乡村振兴”“粤港澳大湾区(封开南丰)‘菜篮子’生产基地”等巨大的牌子……

刘强又更新了朋友圈:“希望把绿美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。”

4

为深入研究典型乡村社会变迁情况,总结提炼“百千万工程”的实施路径与效果,为全国的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广东样本,华南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18名师生

组成调研组,来到开明村开展“广东典型乡村社会变迁研究”驻村调研,恰与我不期而遇。研究院的师生对开明村的明显变化感触尤深,纷纷感慨:“这些年,南丰的镇村人居环境提升像是按下了倍速键。”

我跟刘强交流时,也听到他感慨万千:“起步的时候最难。刚来的时候,主动跟我打招呼的人都不多。后来却不一样了,村里人家里有什么喜事,只要摆酒席,总不忘把我叫上。”

他说,有一次受邀参加村中一位老人的寿宴,那时村里路灯还没亮起来,他沿着羊肠小路走了好久才来到老人家的院子,院子里摆了十多桌宴席,一根竹竿撑起一盏电灯,大家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喝着酒庆祝,正是当时的情形激励着他一定要让路灯亮起来,让村民们亮堂堂地喝喜酒。

如今路修好了,灯亮起来了,刘强还在计划延长农业产业链,从前端的种苗培育,延伸至后端的农产品加工和农旅体验。不久前,我又看到刘强的朋友圈,他说:“现在开明村的村民真的开明了,不但思想不再保守,而且胆子越来越大……相信不久的将来,开明村的农商旅就会融合发展起来。”

枇杷黄了

□唐安永

灿烂绽放,父亲拿着顶端绑着镰刀的长竹竿,奶奶和母亲胳膊上挎着篓子,手里拿着张开的旧床单。只见父亲将竹竿伸进枇杷树枝间,来回将枝丫一一割断,一串串枇杷便像雨点般簌簌落下。树下的我们此时已迫不及待,顾不上帮奶奶捡拾果子,拿起枇杷便塞入口中,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,一团香甜的果肉已随着食道滑入胃里。有时我们也会拿根筷子,挑选大小均匀的枇杷串成串,像吃冰糖葫芦般品尝美味。

采摘下来的枇杷最终被分成若干袋,奶奶会吩咐父亲将一袋袋挨家挨户地送过去,让乡亲们都来享受这丰收的喜悦。父亲还会酿枇杷酒。他精挑细选一些熟透的果子,放入加入了盐的清泉水中浸泡,过一段时间后,将枇杷捞出来滤干水分,再去掉表皮和内核,放入洗干净的大酒坛里。然后,父亲将自己酿的酒仔细地盖在坛口,用细细的麻绳缠绕系紧。就等着不久之后,酒坛里枇杷的果香与白酒的醇厚香气慢慢地交融、发酵,酿出一坛坛最为醇厚的枇杷酒。每当有客人登门,父亲总会倒出一杯自酿的枇杷酒与客人对饮,满屋的笑声会随着枇杷酒的芳香飘得很远。

那时的农村,医疗条件相对落后,尤其是季节更迭时,人们很容易感冒,咳嗽不已。每当这时,乡亲们便会来到我家,奶奶允许他们采摘些枇杷叶带回家。将枇杷叶放在火上炙去表面的绒毛,再洗干净,然后与冰糖一起煎煮,熬出的水便可以镇咳、祛痰、平喘,十分有效。

如今,老家村子里的枇杷树已成片栽种,成为现代农村的科学种植农产品之一,枇杷果也已成为致富的“金果子”,但奶奶家门口那棵枇杷树依旧是儿时记忆的承载之树。

卖了牛,还得买鹅

□姚华松

吃饭的时候,发小阿兵给我来了电话,说他父亲的腿最近出了一点状况,让我推荐省城一家医院,他想带老人去做个检查。我问他,叔的腿具体是怎么弄伤的?他说老人家前几日去放牛,牛在前面跑,他在后面追,又不敢贸然松牛绳,担心牛跑去踩别人家地里的庄稼,结果就不小心弄伤了踝骨。

阿叔今年77岁了,务农一辈子,不想额外花钱请机械搞定犁田、翻地这些重活,亦不想向别人家借耕牛用,便买了牛,自己养。但养牛绝不是一件轻松活儿,除了冬季外,基本上天天得去割草回来喂牛,草少或草不旺盛的时候,还要爬坡越坎地到处寻合适的草,这对于一个老人而言,实在是个苦差。阿兵借由老人因为养牛这事受伤,果断联系了牛贩子,把牛卖了。两年前买的时候花了6000块,现在倒是卖了8000块,但听说牛肚子里还有个幼崽,还是亏大了。人家把牛牵走的那一刻,阿兵说他爸止不住地掉泪。老人心里是真的舍不得他的牛。

阿兵和他弟常年在广州打工,基本上只有春节期间才得空回来住几天,如果把“面对面打交道的次数与频率”作为“家人”的最核心标准,那么,那头牛早已是老人不折不扣的“家人”之一。

毋庸讳言,于绝大部分农村留守老人而言,如今猪、狗、鸡、猫等都可算是家里的“常住人口”。之所以这样讲,是因为我看很多老人注视着这些家禽畜的眼神,他们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这些小动物,悉心照顾着它们的饮食与起居,甚至细心地关切着它们每日的精神状态—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这些小动物也真正意义上地履行了“陪伴老人”的责任与义务,倒是比某些常年在外打工、对老人不闻不问的人要靠谱得多。

牛卖了,老人心里肯定会感觉空落落的,这种心情大概率还会持续很长时间。但老人不用再每天早起去割草了,他该做什么呢?稻田也是不会再多种的了,老人应该会想,不种稻谷,就得买米吃;不种小麦,面粉也得买;不种油菜,油还得买……他或许还会倍感内疚,因为他得伸手向儿子们要钱来买米买面买油了。他会觉得自己不中用了,对家里的贡献也不像从前那么大了吧?他无所事事的时候更多了,成就感与自我认同感又锐减,必然会倍感失落与沮丧吧?想到这,我忍不住提醒阿兵:“牛没了,你可以买几只鸡、几只鸭子,再来两只大鹅,等到你爸身体恢复后,还可以让他‘折腾’这些东西,最好不要让他完全闲下来。”

我的用意很明显,既然老人与牛的关系不得渐行渐远,那就不妨再帮他建构起与鸡鸭鹅的新的亲密关系,这才能让老人觉得老有所为,老有所乐嘛。

阿兵居然真的同意了。希望老人早日康复,还能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。

大美中国



磁器口入口牌坊



磁器口华子良雕塑



翰林茶园

穿越“小重庆”的千年烟火

文/图 伍振

每到一座城市,我总爱探寻充满市井烟火气的老街。在重庆,我特意前往附近素有“小重庆”美誉的磁器口古镇“寻宝”。

迈进古镇,大石狮威严伫立,古色古香的牌楼上“磁器口”三字历经风雨仍熠熠生辉,裹挟着嘉陵江湿润的气息的明清古韵扑面而来。一旁的《磁器口赋》碑刻着“一条石板路,千年磁器口”,寥寥数字,道尽古镇千年风华。

磁器口原名龙隐镇,始建于宋真宗年间,明朝时已是热闹的水陆码头,民谣“白日里千人拱手,入夜后万盏明灯”便是其繁华写照。1918年,“蜀瓷厂”的创办让瓷器产业兴起,龙隐镇也因此更名为磁器口。

街道入口处,钟家大院吸引了我们的目光。这座院落兼具北方四合院与南方四合院的特色,它是慈禧太后管家钟云亭所建,距今已有上百年历史。院子天井宽敞明亮,建筑布局轴线对称严谨,处处彰显着北方四合院的庄重与大气;而小青瓦的屋脊、穿斗木架的结构以及极具南方民居特色的装饰,又赋予了它温婉秀美的气质。站在院中,我想着当年钟家的生活场景,仿佛仍能听到丫鬟们的轻声细语,看到主人们的优雅举止。

茶馆常见,但川剧、打更、打火龙、庙会、音乐书场等民俗活动却不是寻常可见。因为来时并非节假日,我没能亲眼见到当地出名的“打火龙”。

早听说磁器口的打火龙

更堪称一绝,但这一民俗通常只在春节、中秋等节日才会呈现。当地艺人精心地用竹篾扎制火龙骨架,糊上皮纸或纱布,刷上米汤晾干后,绘制龙甲,再涂抹油彩。龙身节数依表演规模而定,多为单数,舞龙时一人举着一节龙身,舞起来时还会喷火,场面颇为壮观。

宝轮寺也是磁器口的一大亮点,这座依山傍水而建的寺庙,距今已有约六百年历史。大雄宝殿内,两人合抱的马桑树柱粗壮挺拔,与其余殿宇直径不过一尺大小的柱子形成鲜明对比。令人称奇的是,大雄宝殿的建筑内外结构未用一颗铁钉,全由木材搭建而成,历经数百年风雨,依然稳固如初。殿中两柱刻有盘龙抱柱,龙身蜿蜒,栩栩如生,仿佛下一秒便要腾空而起。而两柱基石,一柱凸出地面尺许,一柱凹下几寸,却神

奇地保持着平衡,全殿无丝毫歪斜之态,这般精湛的建筑技艺,堪称巧夺天工,让人不禁为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巧思赞叹不已。

我们一边讨论着古建筑的神奇之处,一边沿着古镇蜿蜒的青石板路漫步,不知不觉便走到了小镇尽头。举目远眺,不远处便是磁器口码头,一旁的嘉陵江奔腾不息,让人心生“大江东去”之豪情。抗战时期,诸多文化名人曾会聚于此,《红岩》中的华子良便在此留下过革命足迹,物理学家丁肇中也曾就读于磁器口的嘉陵小学……

离开古镇时,来时的空空两手已拾满纪念品,我不禁哑然失笑,古镇早已不再如我想象中般闲适、清静,反倒十分喧闹,充满商业气息。这或许便是古镇的另一种属于现代的烟火气息吧。



磁器口古街

榕树下,良井粉

□杨君妮

记得小时候,每次爸爸带我回乡下过年,回城里前,奶奶总会牵着我的手,去村口老榕树下的那家老店吃一碗良井粉。她总在嘴里念叨着:“阿妹,你要记得,这是家乡的味道。”

店里的老板娘很是热情,总是笑眯眯的,用地道的客家话说:“阿妹,又长漂亮、长高啦!”然后转身添柴火进灶口,开始用大锅煮粉。那碗粉,汤是晶莹的,粉是晶莹剔透的,金黄酥脆的烧肉、肥瘦相间的叉烧、肉丸,上面还撒着葱花和炸得咸香金黄的蒜末。这时奶奶总喜欢把自己碗里的肉都夹给我,自己只吃粉。她慈祥地看着我说:“阿妹,多吃点,快快长大。”

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、工作,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打电话回老家问候奶奶,她总会在挂电话时说:“阿妹,有空多回来看看,村头老榕树那家良井粉老店还在呢。”

奶奶仙逝后,我回老家的次数更少了,但每次想起家乡,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,仍是奶奶慈祥的笑容,还有那碗冒着热气、铺满金黄酥脆烧肉的良井粉。

今年春节,我陪父亲回老家过年。过完年准备回城里时,我指了指村头老榕树,说:“爸爸,我们去吃碗良井粉再回吧。”父亲愣了一下,随即点点头。

乡村振兴搞建设,村里靠路边的老房子大多翻新了,还有很多村民盖起漂亮的新楼房,但村里的大致格局没变。我们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走着,远远就看到村头老榕树下良井粉店上空飘着袅袅炊烟,老远已闻到一股熟悉的肉香味。我像小时候那样,松开父亲的手,小跑过去,油亮灶台上还是那口大锅,锅里滋滋冒着泡,围着围裙的老人头发已花白,正在熟练地煮着粉,细看,正是当年的老板娘。

“阿婆,您还记得我吗?”我试探着问。

老人抬起头,眯着眼睛打量了我一会儿,突然笑了:“阿妹啊?都长这么大了!你回来啦!”她那客家话地道又熟悉,只是声音比记忆中沙哑了许多。

“您老人家怎么亲自掌勺啊?娃儿们呢?”

“出去打工啦。乡亲们都吃了我煮的味道,每天上工前都要到这里吃一碗,停不下来。”老人一边说,一边熟练地烫粉。

“阿婆,我也想吃良井粉啦。”

“马上给你煮。回来咋没住几天啊,现在村里变化大了,马路都修得可漂亮啦!”

我点点头,和父亲在简陋的塑料凳上坐下。不一会儿,两碗热气腾腾、铺满肉的良井粉端了上来。汤还是那么清亮,粉还是那么晶莹剔透,翠绿的葱花和炸得咸香金黄的蒜末依旧香气扑鼻。

夹起一筷子粉送入口中,熟悉的味道在舌尖绽放。那一刻,仿佛时光倒流,我又坐在奶奶身边。我还是那个狼吞虎咽吃粉的阿妹。

“好吃吗,要不要再加点葱花?”老人忙中偷闲,过来问我。

我抬起头,她的眼睛依然亮晶晶的,笑眯眯地看着我。

我使劲点头:“好吃,和以前一模一样。”

老人笑了,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:“那就对。你们年轻人都往外跑,还能记住家乡的味道就行。一定要多回老家看看。”

我没有回答,只赶紧低下头,大口吃粉,生怕被老人家看见我发红的眼眶里,泪珠在打转。

老人又和我爸爸聊了会天。爸爸吃完,站起身准备付款。老人执意不肯收钱,说我要奶奶生前对我很好,奶奶以前是村里唯一的草医,经常帮助村里人,还总帮她抓草药治疗老腰痛,现在她请我们吃一碗良井粉,也算是表示一点心意。

但爸爸执意不肯,放下钱,谢过老人,便和我一起走向村口。我回头望了一眼,老人似乎也在抹着眼泪。这时,榕树下聚集的人更多了,不少人还跟我一样拎着行李。炉火烧得很旺,老人又忙起来,佝偻的背影在灶前蒸腾雾气中显得格外单薄。

我想